

桑玠 作品

非你不爱

Fei Ni Bu Ai



—————— bu Ai

活泼可爱的顾翎颜VS
严肃刻板的制服美男单景川
温婉柔顺的邵西蓓VS
冷漠残酷的天之骄子傅政
两段截然不同的爱情，
两段殊途同归的相依相守。
情路坎坷，看遍人间暖凉，
我只对你一人情有独钟。

治愈系暖萌作家

桑玠

晋江TOP1感动千万读者的
“甜宠+虐恋”爱情故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非你 不爱

Fei Ni Bu Ai



桑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你不爱 / 桑玠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52-3192-9

I. ①非… II. ①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143号

书 名 非你不爱

作 者 桑 玠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特约编辑 崔 悦

装帧设计 李红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9.5

字 数 22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192-9

定 价 32.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棋逢对手	1
第二章	甘之如饴	22
第三章	暗潮汹涌	44
第四章	花与梦境	66
第五章	分崩离析	88
第六章	得偿所愿	109
第七章	爱与荣耀	130
第八章	前途未卜	152
第九章	万劫不复	171
第十章	此情长存	191

第十一章	慨然难舍	213
第十二章	此生相伴	234
番外一	沙漏	252
番外二	至此而终	257
番外三	居家	267
番外四	孕事	270
番外五	知足不悔	274
番外六	礼成	281
番外七	温度	286
番外八	年少时	291

※
※

第一章 棋逢对手



单景川刚刚从电梯里踏出来，就听见左手边的走廊尽头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已过了晚上十点，这光景，照理来说，警局总局这个时候人应该基本都清空了，他蹙着眉刚往那个方向走了几步，就听见一个女声猛地蹿了出来，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

“你马上给我放开手，你信不信我明天就去上访？你们警察局到底是怎么办事的？你倒是告诉我我犯了哪条法、触了哪条律？你今天要是说不出来，我就干脆睡在这里！”

他眉头越皱越深，几步走到走廊尽头的隔离间，入眼就见两个刚刚入局的小警员，被一个一米六都不到的瘦小姑娘指着鼻子数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的窘样。

“怎么回事？”两个小警员闻声转头，看到是单景川，吓得冷汗都下来了，连忙毕恭毕敬地朝他鞠躬：“副局。”

那个小姑娘看到单景川的时候，脸上毫无畏惧之色，甚至隐隐透出敌意，巴掌大的一张白净的脸上两只大大的眼睛转得飞快。

他走进来，抽开一张椅子坐下，对最右边的那个小警员扬了扬

眉：“你把事情从头到尾复述一遍。”

小警员到现在浑身还在微微发颤，甚至都不敢抬头看面前年轻英俊的男人。他磕磕巴巴地开口：“副局……是，是这样的。附近的体育馆正在办明星的演唱会，那边的人打电话来说现场有人在捣乱，赶过去的时候……”说到这里，他偷偷瞥了一眼身边已经自顾自地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的小姑娘，“就看见她一个人站在左观众台的栏杆旁边大声地吵闹，地上坐着好几个小姑娘在哭，现场的警卫半边脸是肿的……”

“你别瞎编！那个死胖子是自己撞到墙上去，脸才肿起来的，关我什么事！”小姑娘吹胡子瞪眼地看着那个说话的警员，声音瞬间升了一个八度。

单景川这时转过来看了她一眼。

他一句话都没说，笔挺地坐在位子上，修长的手放在桌子上轻轻地敲了几下，那个姑娘被他这一眼看得脊背突然一阵恶寒。

“看什么看！”她翻了个白眼，嘀咕了一句，倒是没再继续嚷嚷。

“后来、后来我们上去控住她的时候，她对着我们乱踢乱叫，话说得很难听，还骂我们都是乌龟王八蛋，我和小张实在气不过就把她押到局里来了……”

单景川听完了小警员的话，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现场有人受伤吗？”

“没有。”

“公共场合喧哗闹事，肆意辱骂警察，就算不是刑事案件，那也是违反社会公共治安的，按照规定该缴纳多少现款就缴纳多少，做个笔录之后你们送她回家。”

他从椅子上起身，不出意料地听到耳边立刻响起了中气十足的声音：

“凭什么要罚我钱？是那帮女的先对我口出恶言的，我正当自卫不行吗？还有，是他们两个先动手抓我，我肩膀都被他们抓出口子了，反而把罪扣在我头上，你可不可笑！”

单景川听了她的话沉默了一会儿，一步一步走到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你应该还是在校学生吧？如果你想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想在你的学籍证明里看到公安部的落款，你尽管继续开口。”

他沉静地说着这番话，低沉的声音一字一句入了身前人的耳：“还有，如果你想上访，你也尽管报我的名字。”

两个小警员看着单景川说完这些话后走出隔离间的背影，心中对他的崇拜已经如同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恨不得跪下来喊一声“吾皇万岁万万岁”。

有了副局撑腰，这两人气势明显足了一些，其中一个略得意地对那个女孩子说：“好了，你坐下吧，这么晚了，录完笔录我们就送你回去。”

她神情难测地看着已经消失在门口的背影，半晌没好气地推推那个做笔录的小警员：“这人谁啊？”

旁边一个警员闻言鼻孔几乎要朝到天上去了，仿佛说的是他自己似的，显摆道：“单景川，我们副局长，才26岁就坐稳了S市警界二把手，牛吧！”

单景川……俏生生的小姑娘半眯着眼睛，在心里把这个名字颠来倒去地念了好几遍，心道：我可记住你了。

宽敞的五星级酒店的客房里，一个女人正娇媚地看着坐在她面前床上的男人，伸出纤细的小手，捧住他的脸颊。

那张脸冷厉不苟言笑，薄削的嘴唇之上，是俊挺的鼻梁和掩在镜框后深邃的眼眸，她阅人无数，也从未见过哪个男人长得这般好。

她观察着他的脸色，见他一动不动，便低下头，轻轻与他接吻。

这女人一看就是训练过的，对亲密之事掌控得十分好。

坐着的男人脸上架了一副无框眼镜，整齐的西装一丝不苟地穿在身上，镜片后那一双深邃的眼睛却没有露出半分情欲的色彩。

那女人亲得投入，他却无动于衷，眼神无意间往床头柜上一瞟，蓦地停住了视线。那女人的包上别着一个小小的猫咪玩偶，俏生生的，十分可爱。

他看了一会儿，突然起身，低头看着错愕的美艳女人，冷冷地开口：“你走吧。”

“傅少，我是哪里做得不够好吗？”那个女人跪在地上，一副不甘不愿的样子。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他抬腿往客房的浴室走去，走了几步停了

下来，语气有些厌恶，“你要多少钱，把数字告诉要你来的人。”

邵西蓓刚刚关了玄关的灯，还没转身，就听见家里的门铃响了，她借着月光看了看侧壁上的时钟，踮脚往猫眼里瞅了瞅，然后叹了口气打开了门。

一股冷厉的气息，夹着凉风扑面而来，随着关门声响起，邵西蓓便被拥入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怀抱。

那人一把就将她抱起来，轻松地将她小巧的身子靠在玄关转角的落地镜上，低下头狠狠咬住了她的唇。

“唔……傅政……疼……”邵西蓓背靠着冰冷的镜面，身前是他高大挺拔的身子，她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傅政摘下了眼镜放在一边，几下将她的睡衣脱了丢在地上，冷声在她耳边道：“帮我。”

她咬了咬唇，脸红红地忽略他精壮的胸膛，在他摘了眼镜愈加冷厉的目光下，动手帮他解皮带。

屋子里洒进一些淡淡的月光，他看着她发间露出的小小的耳垂，想到刚刚看到的那只小猫，真真是一模一样。

她正解着他的裤子，却突然被他一下子含住了耳垂，她脸一红，松了手轻推他。

结束之后，傅政抱着她到浴室清洗后便躺回了床上。他似乎是有些疲惫，皱着眉心很快就睡了过去。她枕着他的手臂看了会他的睡颜，轻轻起身下了床。

去厨房拿了药和水杯，他放在桌上的手机亮了起来，她低头一瞥，几行字清清楚楚地显示在屏幕上，字字入心。

“傅少，您还满意吗？那可是个店里极有名的姑娘。”

邵西蓓面无表情地看了一会儿，转身将手上的药瓶丢进了一边的垃圾桶。

早上傅政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了人影，他换上了她整齐叠好放在一旁的衣服洗漱完，揉着眉心走到偏厅。

邵西蓓正踮着脚从橱柜里拿东西，回过头看到他站在身边，脸色变了变，轻声对他说：“早餐在桌上。”

傅政看了她一眼，走回餐桌边撩起袖子，推了推眼镜，沉默地吃她做的东西。

吃完了之后他接了几个电话，立即就要走，她背着身子收拾着桌上的东西，眼中一片黯淡。

每次都是这样，就好比一夜寻欢，夜晚看不清人的时候身体契合亲密无间，一到早晨便各奔东西，唯一不同的是他不付分毫，她还得提供各类其他服务。

“你在闹什么别扭？”他换好了鞋子打开门之前，冷冷地看着她的背影道。

“没有。”她收了碟子走进厨房，看也没有看他一眼，“我这两天回去陪我妈住。”

她逐客令下得明显，傅政起床气又一向很严重，二话不说冷着脸拿了车钥匙，立即就出了门。

大门毫不留情地被关上，回声在房间里显得突兀，邵西蓓靠在流理台边洗着碟子，洗着洗着，手背上便滴上了几滴泪珠。

大早上一走进局里，就听见二楼传来一个男人愤怒的声音，单景川皱着眉一路走上去，就看到言棋站在楼梯边，把几个警员骂得灰头土脸。

“你们那几年在营里怎么训的？几个市委的人就把你们赶走了？丢不丢人？啊？！一帮没出息的，我的脸皮都被你们踩到脚底下去了！”

几个警员看着面前的高级警官，连大气都不敢出，其中一个眼珠子四处转，看到单景川站在不远处，吓得都快趴下了，连忙转身朝他敬礼：“副局！”

单景川一头黄发在窗外照进的阳光折射下更加耀眼，他几步走过来一把扯开言棋，朝面前的一队警员道：“现在九点了，你们在这里等我给你们敲背？”

他说话一字一顿，完全不是用吼的，几个警员却抖得更加厉害了，齐齐朝他敬了个礼，马上沿着楼梯而下，一路小跑巡查去了。

“锅子！你干吗不让我收拾他——”言棋话还没有说完，便被单景川一把提住领子，往一边的办公室走去，打开门狠狠往地上一掼。

言棋被他这阵仗给吓傻了，话都不说整齐，只指着他的脸发颤。

“你是不是想被我送回基地再训个三五十年再出来，嗯？”单景川目

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在椅子上坐下，“身为一个高级警官，一大早在局里大声说脏话训人，你脑子呢？你丢得起这个人我可丢不起，明天你局里的事情不要做了，跟着他们绕整个S市巡查一圈，回来写个千字报告给我。”

言棋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刚想骂，便被单景川一个眼刀瞪得生生弱下了气势。

两人虽然是很多年的私交好友，可在公务上，单景川从来不讲情面，言棋知道今天自己是有些过了，可又沉不住气，跳到单景川办公桌上坐着，对他说：“锅子，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这几个月那帮孙子越来越不消停，一碰上问题，就想把警局的人挤了自己吞功，昨天一个大领导到S市来，派过去保卫的人全都被赶回来了，还附送了一句话。”

单景川看着手上的文件，扬眉示意他继续。

“把你们在营里吃的这些饭都吐出来，瘦了水桶腰重新回去练练。”

“年初委员会里主事的是不是换了人？”单景川头也没抬，在文件上一边做批注，一边问言棋。

“不干事的几个都被撤了，梁宇依旧是笑面虎的角儿，倒是傅凌那个儿子接了手，整顿得是真利落，手段极其到位，那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傅政。”单景川接了口，将文件放回桌子上，“见过一次，可不是什么好人。”

“好人从不了道，又不是人人都像你这么刚正不阿啊，跟个日悬梁头的和尚似的，不喝不赌连烟也不抽，你人生还有没有乐趣了你？”

“再加两天巡查。”单景川伸手就将言棋从桌子上推了下去，不顾他叽里呱啦的惨叫，“你可以滚了。”

言棋苦着一张脸，知道已经无力回天，虚弱地趴回桌子上：“锅哥，算俺求您了，大后天晚上俺妹他们学校办新生晚会，您陪俺去凑凑热闹勾搭几个妹子吧，俺没有您这样仙人般的作风，俺是俗人，俺——”

“五天。”

“单景川你个——大好人……”

天渐渐暗了下来，安静的小区门口，一辆黑色的车已经停了很久，邵西蓓不施脂粉，简单地把长发束在脑后，穿着件长袖衬衫和牛仔裤，匆匆

地打开车门，在驾驶位上坐下。

她一双好看的眼眸笑得弯弯的：“下午陪妈睡了会儿，所以迟了点，你饿不饿？”

单景川一手撑着方向盘无所谓地摇摇头，指了指左边放的一叠文件：“正好有些东西没有看完，今天吃饭倒是要晚了，要等晚会散了再去吃。”

“我刚刚去买了点蛋糕。”他伸手到后座取了一个袋子递给邵西蓓，“言棋硬要让我把你带去，说是A大校花压场给他长面子。”

她闻着香喷喷的蛋糕心情很好，回头笑眯眯地看着她一向不苟言笑的严肃堂哥：“哥，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单景川摸摸她的头发，似乎是想说什么，看她转过头去看着窗外，便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吞进了肚子里。

到了A大之后停了车，言棋早就已经在门口那里朝他们招手了，单景川和邵西蓓朝他走过去，言棋大大咧咧地和邵西蓓打了个招呼，啧啧称道：“我刚刚瞄了几眼，妹子的质量真是一届不如一届，蓓蓓你看你刚走过来，那几个男人的眼珠子都快长到你身上去了。”

话音刚落，一个小姑娘就一下子跳上了言棋的后背：“你把你妹妹也算到质量不怎么样的一类里去了？！”言棋吓了一跳，一把将身后的人从背上扯下来：“臭丫头片子，不知道你哥的心肝很脆弱吗？”

言馨很鄙视地白了自家哥哥一眼，熟稔地和单景川打了个招呼，看到邵西蓓的时候眼睛瞬间瞪大了：“啊……我在贴吧上看到过你……”

“邵西蓓。”言棋帮言馨介绍了一下，提着小丫头片子往校园里走去，得意得不得了，“我跟你说今天带个大人物来压场吧，刚毕业一年的A大校花，怎样？”

言馨鄙视地扯开言棋的手，带他们走进礼堂，引到早就留好的座位边，朝他们道：“你们可以先逛逛，位子反正在这儿，我先去忙了，等结束了再来找你们。”

她回头刚走了几步，几个姑娘呼啦一下子就从一边围了上来，挤眉弄眼地用手肘子撞她：“喂，你哥旁边那个是谁啊？长得好帅啊！”

言馨被一帮饥渴的女人围得浑身发毛，往四周看了看，忽然眼睛一亮，几步走到不远处，拖了个人过来，带到单景川他们面前。

“让颜颜带你们逛逛吧，她马上要上台比赛了，正紧张着呢。”

顾翎颜刚刚还抱着吉他在一边神游，这会儿被室友拖到众人面前才回过神，看清之后忽然一怔，反应过来迅速指着单景川勃然大怒道：“是你这个王八蛋！”

这一嗓子绝对够嘹亮，言馨、言棋、邵西蓓都瞬间惊诧了，方圆十里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顾翎颜浑身小宇宙瞬间爆发，指着单景川的手气得都有些发抖。

单景川看到是她也是一愣，半晌皱着眉道：“你怎么说话的？”

“什么叫我怎么说话的？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难道不清楚，还要来问我？！”

这几句话细听之下着实蹊跷，言棋看到从来和“女色”这两个字沾不上边的基友，被一个小萝莉指着鼻子骂，那话就和一个有了孩子的孕妇，对着抛弃她的渣男说的话如出一辙，连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

单景川沉默地看了顾翎颜一会儿，突然起身对她说道：“你跟我到外面来。”

言棋一直到晚会开始的时候，下巴还是脱臼的状态。言馨早早拉着和她一样万分好奇顾翎颜和单景川之间故事的众姑娘，急急忙忙去后台操作了。邵西蓓坐在言棋旁边，有些好笑地支着下巴，侧着脸看着舞台上新生的各种群魔乱舞。

真年轻啊。

她心中低叹，都是最最高兴自然的笑，可以肆意地起哄，可以大胆地在舞台下朝着上面看中的对象表白，刚刚结束高考之后神清气爽，离找工作实习还很远，天天想着法子找乐。

这四年的时光，真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可她的四年呢？

“唉，看得老子我都想变回十八岁了。”一边的言棋仰着一张娃娃脸，故做苦大仇深状，“岁月不饶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邵西蓓被他几句话逗得乐了起来，笑了会儿忽然裤子口袋里一阵震动。

她拿起手机弯腰跑到门外接起来，用手捂着耳朵便听见傅政一如既往冷厉的声音。

“你到城东的‘沐离’来一次，她说她怀孕了。”

邵西蓓赶到沐离的时候，傅政的助理早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看到她来了连忙上前迎过她。

“邵小姐，傅少已经在里面等了很久了。”三十多岁的阿杰跟在她身边，一路镇定地帮她从已经把视线都瞄过来的男人堆里开路。

酒吧里闹哄哄的，音乐吵得邵西蓓头疼得很，她皱着眉头点头，跟着他往最里面的一间包厢走去。

打开门的时候就看到傅政穿着黑色西装，挺拔的身影靠在吧台边，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烟在他冷峻的脸庞边缭绕，只让人觉得无端生惧。

阿杰把人带进去后就连忙退了出来守在门口，邵西蓓往包厢中间一瞟，一个身材极好的女人正捂着脸坐在沙发上梨花带雨地轻轻哭。

邵西蓓看到这个场景，浑身一冷，目光轻轻扫了傅政一眼，他脸色根本不变，只淡淡看着她。

她接到电话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他口中这个“她”是什么人，却也干脆连问都不问，几步走到沙发上那个女人旁边。

“我马上要回家了，先陪你去验孕。”她口气很淡，那女人忽然听到一个女声，还没反应过来，满脸错愕地抬头。

这下，轮到邵西蓓倒抽一口气了，面前脸上泪痕未干都美得让人心惊的女人，可不是天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当红女明星栗歆吗？

“你是谁？”栗歆立马就停下了哭声，目带敌意地看着邵西蓓。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邵西蓓收了惊讶，淡淡看着她。

这句话刚说完，那边傅政就冷笑了一声，包房里很安静，其他两个人也都听到了，栗歆脸上又带上了一副山雨欲来的表情：“傅政，你想赖账吗？”

邵西蓓手指掐着手心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面色有些难看地盯着墙壁一动不动。傅政沉默了一会儿，灭了烟走过来，看着栗歆不耐地说了今晚第一句话：“照你这么说，每个女人只要和我吃过饭都会怀孕了？”

栗歆眼眶里一下子又涌出了眼泪，猛然从包里抽出一根验孕棒对着他说：“我之后都在拍戏，要不然这个孩子是谁的？！”

站在他们边上的邵西蓓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听下去了，她面无表情地朝后退了几步。傅政看了她一眼，一把扯过她就往外走，栗歆惊呼了一声，傅政大力把包厢门打开让阿杰进来，指着栗歆对他说：“你马上把律师找过来跟她谈。”

邵西蓓摸不清状况，被他牢牢控着手臂就出了包厢，衣服也被他扯得整个松垮了。到了酒吧外，傅政看了她一眼，眸色一深，二话不说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就罩在她身上。

车子停在家门口的时候，邵西蓓实在是忍不住了，皱着眉问他：“你今天叫我来干什么？看八点档？”

傅政手撑着方向盘，冷厉的轮廓在月光下愈加分明：“你之前在干什么？”

“A大，在看新生晚会。”她看着窗外，眼中渐渐浮上一层薄纱般的雾，半晌低声道，“她真没怀孕？你爸爸现在当政，如果她真的要撕破脸皮，你……”

“邵西蓓，哭的时候不要说话。”傅政伸手扳过她的脸，看着她红红的眼睛，皱了皱眉，“我不碰公车。”

她看着他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推开了他的手，突然淡笑了笑：“说艺人的智商和外貌成反比真是对的，她再想留你，也不应该蠢到企图用孩子来留。”

他没有说话，只沉默地看着她，半晌移开了目光，低声道：“你上去吧。”

“傅政，以后这种事情你不要再叫我来了，我不想看，也不想知道。”她要下车的时候回过头看着他，口气有些生硬，“你想让我痛苦，实在用不着做到这种程度，无论到底是你第几个女人要跳楼，要流产，要逼婚，你都不要再让我知道了，我的生活再无聊，也没有闲到要天天帮着做居委会调解阿姨。”

她合上了车门，转身便往楼上走去。傅政看着她略带僵硬的背影消失在大楼里，半晌，一脚踩上了油门。

邵西蓓到家的时候便觉得下腹一阵阵坠痛，她眉皱几步踏进卫生间，随手抽了柜子里一个卫生巾。

果不其然姨妈到了，她烦躁之际还是松了口气，上次脑子一浑之下没

吃药，幸好没中。

出了卫生间她只觉得从里到外地疲累，闭上眼睛仰面躺在床上，休息了没多久就被手机铃吵醒了。

“蓓蓓。”

听到这个声音邵西蓓一愣，有些迟疑地问：“肖安？”

那头传来几声轻笑，温柔地回答：“吵到你休息了？”她连忙否认，转了个身坐起来。

“这个月一直在出任务，今天才刚刚回来。”肖安靠在窗边，清俊的脸上是淡淡的温柔。

两个人闲聊了几句，他低声说道：“我明天就回来了，不回美国了。”

邵西蓓捂着电话想了想：“那我和容羨一起去接你，要叫上我哥和言棋吗？”

肖安轻咳一声，声音有些无奈：“就你和容羨吧。警局的事情已经够他们忙的了，再说容羨和言棋一碰到就要掐起来，还是不要在机场丢人了。”

她笑着点头说好，他听出了她声音中的疲累，便细心地嘱咐她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后，在一边的手下便立即上来，接过他换下来的衣服，恭敬又崇拜地说：“队长，晚上有庆功宴你不去吗？要不是你，那毒枭哪有这么快落网，几个小的今天可都争着要把你灌醉啊！”

肖安摇了摇头，解下配枪放在一边：“改天我再陪你们喝，帮我订回S市的机票，我现在就走。”

想到马上可以看到那张日思夜想的脸，肖安心下便是说不出的一阵悸动，他归心似箭，连走路的步伐都是不稳的。

这个时候归心似箭的可不止肖安一个人，单景川站在水池边，看着对面气势汹汹的矮小姑娘，眉头越锁越深。

“我告诉你，单景川，别以为我真不敢参你一本，你虽然没把警局记录添在我的档案上，但你第二天派那两个警员找到我们学校来给我送落下的伞是什么意思？”顾翎颜眉毛一竖，一张小脸在黑色的短发衬托下尤显白嫩，“那两个王八蛋送伞的时候还是一副‘你就是一个劳改犯’的表

情，整个教室的人都在窃窃私语！”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他看着她，一字一句地指出，“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不是我派他们送伞过去的。”他皱着眉，“你现在到底想怎么样？”

他们俩根本连认都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争锋相对，第二次见面还是对峙，他一个快三十的大男人每次都被一个才刚成年的小姑娘指着鼻子骂，可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今天要是再解决不了，他真应该把自己关进禁闭室了。

“我不想怎么样。”顾翎颜不屑地哼了一声，“纯粹看你不爽而已，整天一副别人欠你三百万的样子，我还真怀疑就你这种只会欺负小姑娘的黄毛小子，能帮到老百姓什么忙啊？”

单景川沉默地看了她一会儿，握着拳朝前走了一步。

“你想干吗？”刚刚还气焰嚣张的人这会知道急了——这王八蛋不会对女人下得了手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没教养的女孩子。”单景川眯着眼睛盯着她，不紧不慢地道，“你怎么会有这么愤世嫉俗的心态？”

他从小接受严苛的教育，部队里也是铁血政策，接触到的女孩子不是贤良淑德就是大气温柔，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小姑娘一上来二话不说，就和他结下梁子的。

单景川气场全开的样子确实是很可怕，一张俊脸严肃铁青，说话的时候不紧不慢，顾翎颜被他生生盯出了一身冷汗，半晌才不服气地往后退了一步道：“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对女孩子态度这么恶劣的人！”

这句话话音刚落，她猛然一脚踩到了地上一颗小石子，由于刚刚下过雨，地还是湿滑的，顾翎颜汗毛一竖，来不及尖叫，就已经扑通一声，仰面朝后倒进了学校的人工水池。

“你还说你对女孩子的态度不恶劣？！”A大的上空回荡着一声尖利的惨叫，顾翎颜浑身湿透地从水池里爬出来，双眼通红地指着一边似乎还没回过神来的单景川，“我告诉你，你完蛋了！”

言棋和言馨两兄妹贼兮兮地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两个人坐在餐桌上，脸上表情唱戏似的不断变化。

“颜颜，你要紧吗？不会感冒吧？”半晌，言馨拍拍身边坐着的，已